

山中“竹”梦人

刘静涛 刘泽文/图



梭山竹编艺人刘自会。



刘自会竹编作品一。



刘自会竹编作品二。

穿过鲁甸县境西北绵延的山岳,便是梭山乡。通往乡集镇的盘山公路如同流动的丝带紧贴着山脚,随着清冽的牛栏江水朝峡谷以北延伸开去,直抵茂林修竹的梭山集镇。

竹林是梭山的重要资源,牛栏江畔茂密的竹林不仅养育了梭山儿女,还孕育出独特的梭山竹编工艺。梭山竹编、竹雕工艺属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作为市级非遗传承人的刘自会便是其中翘楚。她继承了历史悠久的梭山竹编工艺,创造性地将竹编的艺术性、观赏性和实用性融于一体,制作出精美实用的竹篾簸箕、箩筐、斗笠等工艺品。她通过电商平台推广竹编产品,并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带动梭山竹编产业扬名四方,帮助手艺人增收致富,为梭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树立了榜样。

在刘自会的老家梭山黑石村,竹编是一门较为寻常的工艺,不少人家都能编出一手漂亮的竹篾编制品。在竹文化的熏陶下,刘自会从小就在父亲刘文成的影响下对手工竹编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能编出惟妙惟肖的小羊、麻雀等动物。随着时间推移,刘自会的竹编技术越发精湛,十五岁时便能编出

完整的簸箕席面,其作品风格也由最初色、形单一演变为种类繁多、色彩鲜艳、富有地方特色的竹编制品。

不同于市面上寻常的粗糙竹编,刘自会手工制作的竹篾采用的是梭山特产的慈竹和斑竹,其具有竹筒长、节稀、纤维长、拉力好、韧性强、易于启篾丝以及耐水、耐酸碱等特性。用该竹编制的工艺品不仅精致、美观,而且质地坚韧,使用寿命大大超过了流水线上机械生产的竹编。新的竹编带有淡淡的清香味,是天然的绿色产品,而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竹篾表面会凸显出油亮的质感,颜色由浅绿转化为深橄榄色,但其韧性却丝毫不减,历久弥新。

刘自会告诉记者,起初她做竹编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玩具,偶尔也会做一些簸箕、竹篮等摆到地摊上售卖。但随着客户不断上门订做竹器,生活也开始蒸蒸日上,她便做起了竹编生意,并不断改进竹篾的编制技术。当地流传着一个竹编口诀:“人字路,木瓜心;木瓜心,要记清;二编编门二逢中要认真;压一压三抬一抬三;依次编编附中心点;颠倒口诀又要编。”刘自会从中汲取经验,用于编制簸箕席面,并从火柴盒上找到灵感,编织出带有“囍”字图样的席面;

她根据不同颜色的竹篾交叉产生的视觉效果总结出“深色竹篾编字,浅色竹篾打底”的规则,大大提高了席面字体的立体感和观赏性。“以前我都用未经染色的竹篾来编席面,以篾青搭配篾黄,编出的字总觉得缺点什么。后来我开始注重色彩的搭配,尝试了各种颜色后终于找到了诀窍。”除了简单的“囍”“福”字外,较为复杂的字样例如“不忘初心”则需要用坐标尺标出字体的位置,仔细计算后才能开工。小小的竹编背后,隐藏的是梭山人民精益求精的劳动智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2003年,云南省开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普查工作,文化部门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寻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精通梭山竹编的刘自会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在街坊发展竹编生意。次年樱桃节后,她在自家门面开了个店铺,名声也逐渐在乡集镇上传开。2006年,刘自会被评定为梭山竹编技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正式将梭山竹编这项技艺向全国推广开来,并前往全国各大培训基地进行交流学习,先后去过盐津、香格里拉、上海等地参加非遗传承培训,参加多次大型非遗展会,为进一步扩大梭山竹编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5

年,刘自会注册成立了鲁甸县自会竹艺有限公司,次年便在昭通市内开张门店,并参加了2017年云南文博会,与昆明、大理、玉溪等十余家公司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收获颇丰。目前梭山乡境内有两百多人从事竹编工艺,但刘自会凭借自身熟练的技术和相对完善的产业项目成为其中翘楚。刘自会的竹编制品作为传统手工艺的代表性作品,在昭通近30年来的各类庆典活动中频频亮相,广受好评,成为工艺美术佳作和馈赠佳品。其作品还流传到日本、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另外,她还多次受邀到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和盐津县等地为贫困户进行授课,培训贫困户竹编工艺,解决了部分民众就业问题,推动了当地增收致富、脱贫攻坚的进程。

作为非遗传承人,刘自会不仅肩负着振兴梭山竹编工艺的任务,也面临着传统工艺逐渐失传的困境。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模式日益对传统手工业造成冲击,间接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失传。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工业产品的廉价和规模化生产的快捷,更多是传统手工艺品繁复的工序、消耗的大量时间、人力以及稀缺的原材料难以适应市场的需

求。就拿刘自会竹编工艺来说,其对竹篾选材十分严格:要求十年竹龄向水生的慈竹或斑竹,带有虫眼或疤痕的一律不能用;竹篾宽度仅有几毫米,精准度分毫不差,必须由手工制作。这极大限制了竹编产品的大规模量产,使得其数量维持在较低水平。而且手工艺品凝聚着匠人的心血和智慧,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价格也始终居高不下。这些因素使得手工竹编难以成为畅销廉价的“市场宠儿”,知名度也因此大打折扣。更别说近年来大量农村青年外出打工,让本就为数不多的竹编工艺传承人变得越发稀少,老龄化日趋严重。为此,刘自会将竹编技艺传授给了其弟子王大洪、高怀龙等人,开始建立起稳定的师承关系。竹编工艺想要得到长远的发展,就少不了年轻人的加入,更需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工匠精神。

梭山竹编工艺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员,更是梭山民众寄情山水、热爱生活的象征。虽然算不上巧夺天工,但它却更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内涵。梭山竹编的发展,不仅是非遗传承的缩影,也是传统民间文化的一个注脚。

刘忠英的“撒麻”人生

刘静涛 刘泽文/图

大山深处,夏日的隔夜雨水打湿了水磨村的晨露,使得空气略显滞重和呆板。而当身着锦绣苗装的苗家妇女伴着歌声在广场上翩翩起舞时,人们的心情顿时为之一振,不由得随之欢欣鼓舞起来。这里是位于鲁甸县水磨镇水磨村沟头村民小组的苗族村寨,而姑娘们表演的舞蹈则是苗族历史悠久的传统艺术《撒麻舞》。

“三月撒麻七月割”。《撒麻舞》是苗族古老的舞蹈艺术和文化遗产,它是一套源于生产生活的舞蹈,由挖地、撒麻、割麻、刮麻、绩麻、挑麻、纺麻、织麻等舞段共同组成。每一舞段表达一个内容,其动作从头至尾完整地表现了撒麻到织麻的劳作全过程,所以称之为《撒麻舞》。

从舞蹈形式来看,《撒麻舞》有独舞、双人舞、集体舞。丰富多样的形式让人们随时随地都能舞上一段,尽情展示苗家儿女能歌善舞的风姿。其舞蹈队形变化不大,主要以绕圈、横排、竖排队形进行交换为主。割麻属重点舞段,表现割麻时舞者随歌舞动,动作刚劲有力、气氛热烈欢快,呈现出一幅动人的丰收劳作场面。捋麻动作单手或双手一上一下,舒展大方、形象逼真,与生活十分相近。织麻时,手腕织布的动作带动上身左右摆动,轻松细腻、优雅文静,与割麻时的热烈场面形成鲜明的对比。

《撒麻舞》体现的是苗族生产劳作的写照。苗族大多生活在云贵高原高寒地区,他们善于跨沟越岭,行动快捷灵巧,这种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养成的动作特征被艺术地提炼到舞蹈中来。该舞蹈的运用极为广泛,人们常在礼仪活动、迎宾敬酒、男婚女嫁等喜庆活动中表演,有较强的娱乐性。另外,该舞蹈一般由男性吹芦笙,女性跳舞,情感在肢体语言中交流,体现了浓郁的民族特色。《撒麻舞》还是苗族同胞的精神升华,它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感召力。苗族同胞尽管分散居住,然而每当芦笙奏响,吹弹歌舞时,彼此之间就会心灵相通、彼此牵挂。

据《撒麻舞》非遗传承人刘忠英介绍,该舞蹈是一部苗族迁徙史的浓缩。传说苗族起源于五千年前的蚩尤九黎部落,原本居住在黄河流域一带,与其他部落民族共同创造中原文化。九黎部落在



黄帝与蚩尤的大战中战败后,他们被迫扶老携幼、三步一回头地离开了故乡。后来流亡到荆襄地带,建立起三苗国,暂时过上了耕作生活。但遭遇战乱,只得四散奔逃,栖息于高寒之地,耕作于丛林深处,成为今天云贵川苗族的先祖。背井离乡的九黎部落由于缺乏避体的衣冠,只能用兽皮勉强覆盖躯体。直到抵达西南边疆后,他们开始利用当地普遍生长的麻编织衣物,并将其视为传统流传至今。织麻由此作为苗族民众必备的生活技能而备受重视,在传统农耕社会,受闭塞的小农经济影响,若是哪家的妇女不会织麻布,那么全家就有可能穿不上衣服。因此种麻、织麻几乎成了苗族妇女的全民活动,并在其衣着服饰上体现出来。她们在制成的衣服

下摆上绣出山川、棉麻、鸟兽等图案,以此纪念曾经在北方的生活;衣领后方点缀有下垂的巾幡,则表示对先祖的悼念。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劳作,苗族逐渐从中总结出了麻种植编制的要领,并将其改编成舞蹈加以流传,《撒麻舞》的原型就这样诞生了。当今流传在鲁甸境内的保存完好的《撒麻舞》,真实再现了苗族先民从宁静生活到遭遇战争,从颠沛流离到择地而居、重建家园的全过程,演绎着苗族先民迁徙史的文化记忆,反映了苗民追求和谐的思想情怀。

刘忠英今年74岁,她是水磨村苗族,也是《撒麻舞》第二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谈起过往,老人陷入了尘封的回忆中。她的大哥曾在贵州任职教师,回到巧家县小河镇后便教起了当地的学生

跳《撒麻舞》,年幼的刘忠英便跟在学生后面学习,并很快成为了出色的舞者。19岁时她在小河镇供销社工作,度过了五年平凡的时光,直到一次偶然的改变了她的人生。彼时的她应邀参加水磨村沟头组一年一度举办的花山节,却发现这里没人会跳《撒麻舞》。村里的男男女女跳的都是录像带里学来的舞蹈。于是她灵机一动,顺势在舞台上跳起了《撒麻舞》,瞬间吸引了全场人的注意力。一曲舞毕,围观的人们掌声雷动,大声喝彩,赞赏有加。就这样,刘忠英将《撒麻舞》在水磨村扬名开来,还因此结识了一生的挚爱。一个男孩因花山节舞会认识了她,两人很快坠入爱河,结为连理。由此,刘忠英凭借《撒麻舞》收获了人生中最重要掌声和爱情,成为

了鲁甸《撒麻舞》代表人,在刘忠英的传播下,《撒麻舞》在鲁甸得到了广泛推广。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撒麻舞》已经成为了水磨村沟头小组苗寨的文化根基。《撒麻舞》的曲调和舞蹈动作没有文字记载,历来靠艺人前承后传,方法是口传心记,得以一代代传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撒麻舞》的传播,不利于舞蹈的传承与延续。

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网络时代来临,苗族人民的生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年轻一代的苗族男女的娱乐方式也大多以现代网络流行的娱乐方式取代传统舞蹈,伴随着苗族人民走过多少个风雨的《撒麻舞》,受到冷落及至濒于失传。

面对《撒麻舞》目前的困境,当务之急是对其进行保护和传承。自2004年以来,鲁甸县开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普查”工作,县委、政府高度重视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2005年,昭通市人民政府将鲁甸县苗族《撒麻舞》列入市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搜寻了一批代表性传承人对其进行保护,刘忠英人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传承人。县文化馆也组织专业人员对该舞蹈进行收集整理,建立较为完整的艺术档案。如今每年的苗族花山节庆典,《撒麻舞》都被指定为节庆表演节目之一,成为苗族群众节日庆典的中心。

谈到《撒麻舞》的传承困境,鲁甸县文旅局副局长唐兵表示,将组织文艺工作者对该舞蹈进行适当的改良、创新和拓展,尽早编排出一套更适合现代审美、便于传播的撒麻“广场舞”,聘请专业团队打造出独属于《撒麻舞》的配乐,从生活出发把形象动态美化、优化、韵律化,在苗族聚居区组织民众练习。再者可以将其改编为课间操,从校园里推广该舞蹈,将表演与锻炼结合起来。

